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七十三回 惡姚成識破舊伙計 美絳貞私放新黃堂

且說馬強將翟九成送縣，正要搜尋寫狀之人，只見那邊來了個乘馬的相公，後面跟定老僕。看他等形景，有些疑惑，便想出個計較來，將絲繩一抖，迎了上來，雙手一拱道：「尊兄請了！可是上天竺進香的麼？」原來乘馬的就是倪繼祖，順著惡賊的口氣答道：「正是。請問足下何人？如何知道學生進香呢？」惡賊道：「小弟姓馬，在前面莊中居住。小弟有個心願，但凡有進香的，必要請到莊中待茶，也是一片施捨好善之心。」說著話，目視惡奴。眾家人會意，不管倪繼祖依與不依，便上前牽住嚼環，拉著就走。倪忠見此光景，知道有些不妥，只得在後面緊緊跟隨。不多時，來至莊前，過了護莊橋，便是莊門。馬強下了馬，也不謙讓，回頭吩咐道：「把他們帶進來。」惡奴答應一聲，把主僕蜂擁而入。倪繼祖暗道：「我正要探訪，不想就遇見他。看他這般權勢，惟恐不懷好意。且進去看個端的怎樣。」馬強此時坐在招賢館，兩旁羅列坐著許多豪傑光棍。馬強便說：「遇見翟九成搜出一張呈子，寫的甚是利害。我立刻派人將他送縣。正要搜查寫狀之人，可巧來了個斯文秀才公，我想此狀必是他寫的，因此把他誣來。」說罷，將狀子拿出，遞與沈仲元。沈仲元看了道：「果然寫的好。但不知是這秀才不是？」馬強道：「管他是不是，把他吊起拷打就完了。」沈仲元道：「員外不可如此。他既是讀書之人，須要以禮相待，用言語套問他。如若不應，再行拷打不遲，所謂先禮而後兵也。」馬強道：「賢弟所論甚是。」吩咐請那秀士。

此時惡奴等俱在外面候信，聽見說請秀士，連忙對倪繼祖道：「我們員外請你呢。你見了要小心些。」倪繼祖來到廳房，見中間廊下懸一匾額，寫著「招賢館」三字，暗暗道：「他是何等樣人，竟敢設立招賢館。可見是不法之徒。」及至進了廳房，見馬強坐在上位，傲不為禮。兩旁坐著許多人物，看上去俱非善類。卻有兩個人站起，執手讓道：「請坐。」倪繼祖也只得執手回答道：「恕坐。」便在下手坐了。

眾人把倪繼祖留神細看，見他面龐豐滿，氣度安詳，身上雖不華美，卻也整齊。背後立定一個年老僕人。只聽東邊一人問道：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繼祖答道：「姓李名世清。」西邊一人問道：「到此何事？」繼祖答道：「奉母命前往天竺進香。」馬強聽了，哈哈笑道：「俺要不提進香，你如何肯說進香呢？我且問你：既要進香，所有香袋錢糧，為何不帶呢？」繼祖道：「已先派人挑往天竺去了。故此單帶個老僕，賞玩途中風景。」馬強聽了，似乎有理。

忽聽沈仲元在東邊問道：「賞玩風景原是讀書人所為；至於調詞告狀，豈是讀書人幹得的呢。」倪繼祖道：「此話從何說起？學生幾時與人調詞告狀來？」又聽智化在西邊問道：「翟九成，足下可認得麼？」倪繼祖道：「學生並不認得姓翟的。」智化道：「既不認得，且請到書房少坐。」便有惡奴帶領主僕出廳房，要上書房。剛剛的下了大廳，只見迎頭走來一人，頭戴沿氈大帽，身穿青布箭袖，腰束皮帶，足蹬薄底靴子，手提著馬鞭，滿臉灰塵。他將倪繼祖略略的瞧了一瞧，卻將倪忠狠狠的瞅了又瞅。誰知倪忠見了他，頓時面目變色，暗說：「不好！這是對頭來了。」

你道此人是誰？他姓姚名成，原來又不是姚成，卻是陶宗。只因與賀豹醉後醒來，不見了楊芳與李氏，以為楊芳拐了李氏去了。過些時，方知楊芳在倪家莊作僕人，改名倪忠，卻打聽不出李氏的下落。後來他二人又劫掠一伙客商，被人告到甘泉縣內，追捕甚急。他二人便收拾了一下，連夜逃到杭州，花費那無義之財，猶如糞土，不多幾時精光光。二人又幹起舊營生來，劫了些資財。賀豹便娶了個再婚老婆度日。陶宗卻認得病太歲張華，托他在馬強跟前說了，改名姚成。他便趨炎附勢的，不多幾日，把個馬強哄的心花俱開，便把他當作心腹之人，作了主管。因閱朝中邸報，見有奉旨欽派杭州太守，乃是中榜眼用為編修的倪繼祖，又是當朝首相的門生。馬強心裡就有些不得主意，特派姚成扮作行路之人，前往省城細細打聽明白了回來，好作準備。因此姚成行路模樣回來，偏偏的剛進門，迎頭就撞見倪忠。

且說姚成到了廳上，參拜了馬強，又與眾人見了。馬強便問：「打聽的事體如何？」姚成道：「小人到了省城，細細打聽，果是欽派榜眼倪繼祖作了太守。自到任後，接了許多狀子，皆與員外有些關礙。」馬強聽了，暗暗著慌，道：「既有許多狀子，為何這些日並沒有傳我到案呢？」姚成道：「只因官府一路風霜，感冒風寒，現今病了，連各官稟見俱各不會。小人原要等個水落石出，誰知再也沒有信息，因此小人就回來了。」馬強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說呢，一天可以打兩個來回兒，你如何去了四五天呢？敢則是你等個水落石出。那如何等得呢？你且歇歇兒去吧。」姚成道：「方才那個斯文主僕是誰？」馬強道：「那是我遇見誣了來的。」便把翟九成之事說了一遍：「我原疑惑是他寫的呈子。誰知我們大伙盤問了一回，並不是他。」姚成道：「雖不是他，卻別放他。」馬強道：「你有什麼主意？」姚成道：「員外不知，那個僕人我認得，他本名叫做楊芳，只因投在倪家莊作了僕人，改名叫作倪忠。」

沈仲元在旁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他投在倪家莊有多久了？」姚成道：「算來也有二□多年了。」沈仲元道：「不好了！員外你把太守誣了來了。」馬強聽罷此言，只嚇得雙睛直瞪，闊口一張，呵呵了半晌，方問道：「賢……賢……賢弟，你如何知……知……知道？」小諸葛道：「姚主管既認明老僕是倪忠，他主人焉有不是倪繼祖的？再者問他姓名，說姓李名世清，這明明自己說我辦理事情要清之意。這還有什麼難解的？」馬強聽了，如夢方覺，毛骨悚然：「這可怎麼好？賢弟你想個主意方好。」沈仲元道：「此事須要員外拿定主意。既已誣來，便難放出，暫將他等鎖在空房之內。等到夜靜更深，把他請至廳上，大家以禮相求。就說，明知是府尊太守，故意的請府尊大老爺到莊，為分析案中情節。他若應了人情，說不得員外破些家私，將他買贖，要張印信甘結，將他榮榮耀耀送到衙署。外人聞知，只道府尊接交員外。不但無人再敢告狀，只怕以後還有些照應呢。他若不應時，說不得只好將他處死，暗暗知會襄陽王舉事便了。」智化在旁聽了，連忙誇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」馬強聽了，只好如此，便吩咐將他主僕鎖在空房。

雖然鎖了，他卻踞促不安，坐立不守。出了大廳，來到臥室，見了郭氏安人，唉聲歎氣。原來他的娘子，就是郭槐的姪女。見丈夫愁眉不展，便問：「又有什麼事了？這等煩惱。」馬強見問，便把已往情由述說一遍。郭氏聽了，道：「益發鬧的好了，竟把欽命的黃堂太守弄在家內來了。我說你結交的全是狗朋狗友，你再不信。我還聽見說，你又搶了個女孩兒來，名叫錦娘，險些兒沒被人家紮一剪子。你把這女子下在地窖裡了。這如今又把個知府關在家裡，可怎麼樣呢？」口裡雖如此說，心裡卻也著急。馬強又將沈仲元之計說了，郭氏方不言語。此時天已初鼓，郭氏知丈夫憂心，未進飲食，便吩咐丫環擺飯。夫妻二人，對面坐了飲酒。

誰知這些話竟被服侍郭氏的心腹丫頭聽了去了。此女名喚絳貞，年方一□九歲，乃舉人朱煥章之女。他父女原籍揚州府儀徵縣人氏。只因朱先生妻亡之後，家業凋零，便帶了女兒上杭州投親。偏偏的投親不遇，就在孤山西冷橋租了幾間茅屋，一半與女兒居住，一半立塾課讀。只因朱先生有端硯一方，愛如至寶，每逢惠風和暢之際，窗明几淨之時，他必親自捧出賞玩一番，習以為常。不料半年前有一個館童，因先生養贍不起，將他辭出，他卻投在馬強家中，無心中將端硯說出。頓時的蕭牆禍起，惡賊立刻派人前去拍門，硬要。遇見先生迂闊性情，不但不賣，反倒大罵一場。惡奴等回來，枝上添葉，激得馬強氣沖牛斗，立刻將先生交前任太守，說他欠銀五百兩，並有借券為證。這太守明知朱先生被屈，而且又是舉人，不能因帳目加刑。因受了惡賊重賄，只得交付縣內管押。馬強趁此時便到先生家內，不但搜出端硯，並將朱絳貞搶來，意欲收納為妾。誰知作事不密，被郭氏安人知覺，將陳醋發出，大鬧了一陣，把朱絳貞要去，作為身邊貼己的丫環。馬強無可如何，不知暗暗陪了多少不是，方才討得安人歡喜。自那日起，馬強見了朱絳貞，慢說交口接談，就是拿正眼瞅他一瞅，卻也是不敢的。朱絳貞暗暗感激郭氏，他原是聰明不過的女子，便把郭氏哄的猶如母女一般，所有簪環首飾衣服古玩並鎖鑰，全是交他掌管。

今日因為馬強到了，他便隱在一邊，將此事俱各竊聽去了，暗自思道：「我爹爹遭屈已及半年，何日是個出頭之日。如今我何不悄悄將太守放了，叫他救我爹爹。他焉有不以恩報恩的！」想罷，打了燈籠，一直來到空房門前。可巧竟自無人看守。原來惡奴

等以為是斯文秀士與老僕人，有基本領，全不放在心上，因此無人看守。

朱絳貞見門兒倒鎖，連忙將燈一照，認了鎖門，向腰間掏出許多鑰匙，揀了個恰恰投簧，鎖已開落。倪太守正與倪忠毫無主意，看見開門，以為惡奴前來陷害，不由的驚慌失色。忽見進來個女子將燈一照，恰恰與倪太守對面，彼此覷視，各自驚訝。朱絳貞又將倪忠一照，悄悄道：「快隨我來。」一伸手便拉了倪繼祖往外就走，倪忠後面緊緊跟隨。不多時，過了角門，卻是花園。往東走了多時，見個隨牆門兒，上面有鎖，并有橫門。朱絳貞放下燈籠，用鑰匙開鎖。誰知鑰匙投進去，鎖尚未開，鑰匙再也拔不出來。倪太守在旁看著，叫倪忠尋了一塊石頭，猛然一砸，方才開了。忙忙去閃開門。朱絳貞方說道：「你們就此逃了去吧。奴有一言奉問：你們到底是進香的？還是真正太守呢？如若果是太守，奴有冤枉。」

好一個聰明女子！他不早問，到了此時方向，全是一片靈機。何以見得？若在空中房之中問時，他主僕必以為惡賊用軟局套問來了，焉肯說出實話呢？再者，朱絳貞他又惟恐不能救出太守。幸喜一路奔至花園並未遇人。及至將門放開，這已救人徹了，他方才問此句。你道是聰明不聰明？是靈機不是？

倪太守到了此時，不得不說了，忙忙答道：「小生便是新任的太守倪繼祖。姐姐有何冤枉？快些說來。」朱絳貞連忙跪倒，口稱：「大老爺在上，賤妾朱絳貞叩頭。」倪繼祖連忙還禮，道：「姐姐不要多禮，快說冤枉。」朱絳貞道：「我爹爹名喚朱煥章，被惡賊誤賴，欠他紋銀五百兩，現在本縣看押，已然半載。將奴家搶來。幸而馬強懼內，奴家現在隨他的妻子郭氏，所以未遭他手。求大老爺到街後，務必搭救我爹爹要緊。別不多言，你等快些去吧！」倪忠道：「姑娘放心，我主僕俱各記下了。」朱絳貞道：「你們出了此門直往西北，便是大路。」主僕二人才待舉步，朱絳貞又喚道：「轉來，轉來。」

不知有何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